

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

漢

第二函
第十冊

全後漢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邵

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少遊太學縣召署幕門侯吏和帝時署郡戶曹史舉孝廉五遷爲尙書令永初中遷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後坐事免北鄉侯卽位代劉熹爲司徒順帝初免卒年八十餘

因天變上順帝書

臣聞天不言縣象曰示吉凶挺災變異曰爲譴誠昔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呂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齟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國也下史于獄其後公子牙謀弑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搶楮十六日入

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客
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爲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八星爲
凶喪紫宮北辰爲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
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
有如王阿母母子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
抑遠饒足曰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妾所宜干
豫天故挺變明已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

注補引李氏家書時天有變氣李
邵上書諫案事在永建元年

續漢天
文志中

因日蝕地震上安帝書

陛下祇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
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
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
日蝕之變旣爲尤深地震之戒搖宮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

者土主任在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今乃
專恣搖動宮闕禍在蕭牆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
上造爲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爲較明譬猶
指掌宜察宮闕之內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
已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爲亡徵是時妃后用
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從內外之
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

續漢五行志六注補引李氏家書司空李

邵上書

案事在元初六年

奏宜復祭六宗

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
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于甘泉汾陰祭天地
亦禋六宗至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祠六宗及王莽謂
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

宜復舊制度

續漢祭祀志中注補引李氏家書又見御覽五百二十八引李邵別傳

李固

固字子堅邵子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五府連辟皆不應陽嘉二年舉敦樸士對策第一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令不到官梁商請爲從事中郎永和中拜荊州刺史徙太山太守入爲將作大匠漢安初遷大司農沖帝卽位代趙峻爲太尉參錄尙書事後議立清河王蒜忤梁冀指免建和元年下獄死

舉敦樸士對策

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陛

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災息

續漢五行志一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

對策引京房云云

對策後復對

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

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已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已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于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已漢興已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已酬其勞苦至于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

家所已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已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已高爵尙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已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已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已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元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

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

藝文類聚四十八引續漢書作北斗

爲天喉舌尙書

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尙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呂毗聖
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尙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
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
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
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于內而應于外
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
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已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
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
象呂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卽時施行顯拔其人呂表能者則聖聽
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
人方置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

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已敢陳愚瞽昧自聞者儻或
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後漢李固傳

愚已爲天不言已災異爲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
而應已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具山川今日蝕地動山崩晝
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京江之姦禍及骨肉至今陛下幽廢親
履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沛然改圖抑退
權臣詢求善政已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紛
紜已復倣蹈前軌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已陛下聖德應期
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
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
興之主也皆改華服霈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反之于古今封阿
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書災異之發亦已爲然
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已

招羣俊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卽時施行顯拔其人曰旌忠善則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曰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保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羣從徵爲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曰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曰斟酌元氣帝有尙書所曰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曰安萬機不治則天下曰亂今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尙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復能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

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臣目爲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釐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臣今隄防壞陋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不可不憂矣臣父故司徒臣郤受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于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目對不敢虛造

袁宏後漢紀十八案此與後漢書各有刪節文亦互異

發喪對

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目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

後漢李固傳

上疏陳事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目練神爲寶安國者

呂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慢然
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
過齊桓秦人不敢闖兵于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
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
歎待呂大夫之位是呂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
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
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呂病免歸誠呂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
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
厚等呂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眾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
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呂言議侍中杜喬學深
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敕令起

後漢李固傳又見袁宏
後漢紀十九有小異

與吳雄上疏

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

後漢李
固傳

理種曷應承疏

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鬲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
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鬲承已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
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

後漢種
高傳

與劉宣上言

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

庶政

後漢李
傳

蕭楊淮

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

引盆部耆

舊傳固爲太尉
薦淮特拜尙書

駁發荆揚充豫卒赴日南議

若荆揚安穩無事發其吏救之可也今荆揚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

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恐十五萬戶不得一士詔書迫促必至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恐死亡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尙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已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已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已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已爲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

阻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已爲其資
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
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
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卽拜良等便
道之官

袁宏後漢紀十
八後漢南蠻傳

冲帝山陵議

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尙幼小可起
陵于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費三分減一

後漢李
固傳

臨荆州辟文學敎

欲采名珠求之于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
可舍蚌求之于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舍文學求之于斗筭
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場矣

口口口口口引
長沙耆舊傳

助展允婚敎

大五百六十七
小二十九

告文學師議曹史展允篤學貧苦慈孝推讓年將知命配匹未定
聞之愴然甚閔哀之夫冠娶仕進非所已已允親兄弟無意亦朋
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師輔爲允娶云譚處士等各欲佐助迄今
未定出錢千率先大夫天府內史守助佐幹及譚掾等其欲議朋
友少徵條名目允貧也禮宜從約二三萬錢足已成婚御覽五百
四十一

奏記梁商

春秋褒儀父已開義路貶無駭已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
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
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
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
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卽位已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
羣下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采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
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已致飛燕之禍明將

軍望重位顯當曰天下爲憂崇尙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
功億計非曰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曰來災怪屢見比無雨
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
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加近者月食旣于端門之側月者
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
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曰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
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
不朽之譽豈與此外國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
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後漢李固傳
今四海雲擾昔義趙利父勸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
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年曰來妖怪屢
起宮省之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勢重誠令王政一整必享不朽
之福

袁宏後漢紀十八
案卽前篇約文